

從惡宇宙闖出一條人權之路：記 2022 高雄電影節美麗島人權獎評審

施逸翔

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已在南台灣舉辦超過 20 年的「高雄電影節」(Kaohsiung Film Festival)，可說是當前僅次於金馬影展與台北電影節的台灣前三大影展之一，而其中的「美麗島人權獎」，是國家人權博物館與高雄市電影館自 2021 年起開始合辦的電影節競賽獎項，目的就是希望電影影像工作者可以產出更多以人權為主題的電影短片，讓人權實踐與議題透過光影的媒介獲得發聲。

而今年第二次美麗島人權獎最後競逐的 27 部國際組與台灣組短片，不論是紀錄片、動畫、還是劇情片，都非常呼應這次高雄電影節的主題「惡宇宙」，電影節節目專刊就是如下解釋年度主題的：「戰爭使邪惡有系統性的衍生至人性與社會階級之中，外部社會政治、經濟框架、由上而下的控制手段、極權下的全面監控，皆是行變出戰爭邪惡行為的根源，我們又該如何將個體意圖和日常行為重新置入善意的語境裡？」事實上，人權行動本身就是與各種來自國家政府與財團、來自社會主流、來自人性深處最黑暗的邪惡，不斷地搏鬥。

也正因此，當我們從這些電影短片的光影中，再次被其中短暫片段且深刻的人性光明面照見時，就會瞬間被淚水救贖。比如這次得獎的荷蘭紀錄片「逝言翻譯中」(In Flow of Words)，那些曾在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工作的專業口譯們，如何為一位一位危害人類罪受害者的證言，同感當人遭受這些邪惡暴行的苦難；或者「看海」(To the Sea) 裡因不堪社會心理障礙兒照顧重擔而想同歸於盡的母親，在聽見兒子呼喚「母親」二字時，如何再次回到生命的擁抱；又或者「左手的抉擇」(Left Handed) 裡那位階級底層伊朗單親女性，如何在獨立撫養高齡長者與兩個孩子的生活掙扎中，仍不吝對城市中的底層街頭

歌手，捐獻其辛苦工作的薪資。正因為這些微弱但卻強大的人性純真，支撐起「人權」最基本的人性尊嚴與價值。

於是，如此對於人性尊嚴的渴望，讓我們這些觀影者在電影院被黑暗包圍中，更有力量去對抗「男情足球迷」(Makassar Is A City for Football Fans)、「當我望向你的時候」(Will You Look At Me)、「擁抱的痕跡」(Cuddle)、「關係暴力」(Asphyxia)這幾部與性別相關的短片，所處理的LGBT+族群與女性仍面對的性別壓迫與暴力；讓我們去對抗「網戀沙塵暴」(Sandstorm)裡巴基斯坦女學生可能受到的性私密影像威脅，以及「幸福獨角獸」(The Single Horn)裡伊朗女兒如何面臨伊斯蘭世界裡童婚的保守價值與壓迫；以及讓我們充滿能量去對抗過去與當代因戰爭與國家暴力而起的大規模人權侵害，如講述1961年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期間「巴黎慘案」政府鎮壓工人示威者的「淚舞賽納河」(The Sein's Tear)、呈現1992年巴基斯坦說烏爾都語移民如何被殺害的「殺口」(Murder Tongue)、描繪伊朗庫德族人如何死於戰爭毒氣彈的「拂過死蔭的幽谷」(Where the Winds Die)、描述科索沃運動教練如何在戰後訓練選手的「流浪球桌」(Displaced)、以日常的曬衣場再現黎巴嫩戰火的「晾衣繩上的戰火」(Clotheslined)、以及以歷史照片和哲學思辨交織反思戰爭殘酷一片的「凝視你的面具」(MASKS)。而重口味突顯現實世界中的荒謬與人的異化，則精準表現在「傢具展」(The Furniture)、「生存駭遊戲」(Fairplay)、與「看板人生」(Party Poster)等片，讓我們拉出一個距離，有空間思考這些惡的本質與根源。

在這27部質量凝重的短片中，我們又如何排解從人性黑暗到人性光明這麼多交織複雜的情緒呢？但願我們能像「寂靜的和聲」(The Silent Echo)裡那四位尼泊爾兒童在遭受城市階級的挫敗之後，仍能以最純真的心靈，透過與星空山岳的對唱，來回應這個該死的「惡宇宙」。

這次榮獲美麗島人權獎殊榮的紀錄短片「逝言翻譯中」，導演以極簡單的元素，清楚解釋了這些專業人權法庭口譯員，在複雜程序的國際刑事法庭裡的工作意義。片中三位譯者的專業，要求他們必須不帶感情地成為種族屠殺受害者的「工具人」，以促進人權法庭的進行。但是透過他們口譯轉化的人權證

言，各種大規模暴行與邪惡，已超出人性所能理解的程度，以至於人權法庭的翻譯工作本身，已對他們身心造成難以承受的「替代性創傷」，但這些創傷也進一步讓我們看見這些專業譯者，如何從一個「工具人」成為一個能與受害者共感的「人」。

這次被三位評審共同選出的「逝言翻譯中」，其重要的意義更在於，當我們站在人權的價值面對當代與過去的戰爭罪行與國家暴力時，這部紀錄片是唯一觸及「追究暴行責任」議題的影片。在面對如中國的極權擴張、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進行式、緬甸軍政府持續的鎮壓人民，以及無數正在發生的侵害人權事件時，如何追究侵害人權的責任，已是當代的我們，不可不為的堅持。

